



## 一年好景君须记

□张存

好多年前的一位朋友，联系不上了。那天，偶然从同学东辉处得到邮箱，匆匆地发了邮件过去，第二天便收到了他的消息。很开心，捡到一个宝似的。这种失而复得的心情，我在张充和的文字中读到过，感同身受。

可以这么讲，晓列是我父亲世交的公子。他的母亲当年从上海插队落户到白峰农村，就落地生根，便有了他。天资聪慧的晓列，从小去上海生活，后来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。我初中同学父亲家的装修设计，就是他的作品。同学父亲很满意，至今都会提及这事。二十几年的事似乎就在昨天。有一年，我去上海，和晓列在杨浦大桥上合影，我们都还年轻的样子，笑得肆意。

东辉问我，为什么要找他？我说，就想问声好，道个安，仅此而已。他特别给力，居然问到了。网络的神奇无处不在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由此可见。

“相见亦无事，别来常思君。”我曾引用过这句话。沈元魁老师说过老朋友不可少。所以，去哪里吃什么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和谁在一起。最舒适的相处，就是不设防，想说即说无所顾虑，没有话发发呆喝茶也很有趣。老朋友之间的相处，就是这样的。

保国寺是好地方，建筑独特，还有参天的古树、满院的桂花。我这几十年里，也到访过几次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，东坡先生的诗恰到好处。我就是想去见一见老朋友。那些文友，认识十五六年了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淡淡的，如桂香，清雅温馨。想念的东西会泛上心头。

小沈有了两个孩子。当年他踏雨送梨还在眼前，挺感动的，抹

不去。他说保国寺里藏宝贝。我说，那去寻。海群说，桂花都落了。我说，桂花落了，还有我们。大家都笑了，一群心有灵犀的人。

寺中的碑、石、梁、池，都还安静地在那里，等我来见。逝去的快乐都回来了，不曾改变。

在那里，见到钟楼匾额，古朴厚重，题字的沈元魁老师故去多年。字比人长寿，不禁感慨。

出得寺门，如小鸟般掠过荻湖，去向慈城。在大冯故居，见到那口古井。小美在爬满藤蔓的墙边拍照，很依恋的模样，尤为可人。想起几年前，在慈湖中学见到大冯、姜昆、刘诗昆等本尊，心花怒放。我还特地为大冯夫妇拍了照，这是我很满意的照片，只是没有机会给他们。姜昆那天表演了一段“来发米啥西”的段子，这是百听不厌的经典，大饱耳福。刘诗昆的钢琴演奏令人倾倒。他连弹《大海啊，故乡》《梁祝》等曲目，天籁之音，回味无穷。录制的视频，我常拿出来放，心随律动，无比享受。记忆保留住了美好，带回到原处，见到快乐的自己。

慈湖和荻湖各有千秋。慈湖古朴，荻湖飘逸，湖水装点两岸的人家。春有春意，冬有冬趣，四季中的景自不相同，该是心境使然吧。我们在毛岙山村中闲步，有老者兜卖橘子和红薯。我对红薯钟情，忙问价钱，答，二元一斤。我装了满满的一袋。我问老人，大伯多大年纪。他回，八十二。我说，瞎说吧，顶多六十。他嘿嘿地笑，自说自话：老婆长得难看，当年外婆做主，说丑女顾家，这一过六十年了。等我走远了，才想起来，应该为他们拍张照。

小沈将买的橘子给了我。这人实诚得无语可说。橘如其人，皱巴巴的，没打过农药，纯天然。我剥了一只尝尝，很甜。银杏黄了，养眼。

## 退休述怀

□马云才

人到了花甲之年，虽不至于堕落到老态龙钟、风烛残年的地步，但鬓毛已斑，看书离不开老花镜，走路跟不上趟，眼角里、额头上已明显爬上了细细的皱纹……这种渐入老境却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争事实，老亦是慢慢从量变向质变方向飞跃的嘛。所以老辈人相见，总会发问，小马，你几时退休啊？我说快了，快了，今年11月初就该退休了。小辈人相见，也会发问，老马，你何时退休啊？我说快了，快了，过了10月份就该退休了。我私下里总是直犯嘀咕，怎么一提起退休，一点也不忌讳，就像路上相见问你饭吃过了没有一样随随便便，漫不经心。我想要不是我脸上呈现饱经沧桑的痕迹，背不驼，腿步如飞，谁还会随随便便问及我退休的鸟事？

越临近退休，我的心情越变得矛盾。既希望早点退休，回家享受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的闲适生活，又希望多工作一阵子，继续为农信社的发展壮大出一分力、发一分光。然而，也有人感叹，人退休了，无非就是回家等死了。这句话说得有点悲观失望，有点武断。常言道：黄泉路上无老少。殊不知社会上英年早逝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。不过，在去黄泉的路上，老年人毕竟有优先权，是多数。然而“回家等死”并不是退休人员的“专利”。换句话说，在职的年轻人一不小心也会步入漫漫黄泉路的。如此道来，死，却是没有年龄界限的。

人活世上，自从呱呱坠地起，就逐渐向衰老方向发展，恰如一个一刻不停赶路的行者，走过了少年，走过了青年，走过了壮年，乃至走到了耄耋之年，才一步步完成了人生奋斗的目标，最后步入生命的归宿。生，来自偶然；死，却是必然。试想吧，假若没有生只有死，那么世界上人类就会灭绝，地球末日就会不期而遇。假若没有死只有生，世界上的人则多得客满为患，成了拥挤不堪的沙丁鱼罐头，这叫人咋生存呢？有生必

有死，有死必有生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。我知道，这个规律是违抗不得的，我也从来没有想去违抗。古代许多圣贤相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想方设法去与这个规律对抗，妄想什么长生不老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空留一场笑话。因此，我们对待生死观，应该抱着乐观通达的态度，就如同对待花开花谢、日出日落、四季更替一样自然、泰然。每个人到了人生这个年龄段，都是要走“叶落归根，人老还乡”这条路子的。

那么，待到退休后，你有何打算？也就是说你的退休生活是如何安排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我坦言，将来我从岗位上退下来，内心肯定会有失落感。依老夫之见，比较周全的安排，不妨去老年大学报名入学（尽管我早已是浙江省高等自修大学的毕业生了），与老年朋友跳跳交谊舞，打打太极拳，拜师画画。除了老年大学学习之外，平时还可偕同妻子出外旅游，于陶冶情操的同时，拓宽视野和胸襟。再不就是每天抽出几个小时，把家中的藏书再一本一本通读一遍，将读书的感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付诸文字，能发表的，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；不能发表的，权作是练练笔而已。

常言道：花朵萎谢了，恰好腾出位置坐果。民间也有这样一句俗语：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倘若我今天退休了，明天就必定会有一个年轻人来接我的班，循环往复，无穷无尽。现在我已经化解了临退休前的矛盾，不再产生“希望多工作一阵子”的想法。有专业特长者退休了，可以继续受聘于本单位或是外单位“发挥余热”，我们不仅无可非议，而且还要赞赏有加。像我等小喽啰之辈，既没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，又没有混个一官半职，只好干脆早点儿让位，让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登上工作舞台大显身手，不亦乐乎哉。

“年景虽云暮，霞光犹灿然。”我觉得人虽到了暮年，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追求，老者依然能活出光鲜，活出滋润，其满满的幸福感绝不比年轻人差。